



00954

霍文敏公全集卷之六下

書

與蕭子雍提學

捧讀教規極有挽回古道之力且執事身之以至誠期之
以悠久南人士習自宜為之一變也倡道之績百世下將
誰與歸企羨企羨向日黎訓導行草次付上陋議生也自
知背時違眾且犯宋人不韙之罪固嘗緘口以俟世之君
子講訂焉既而舉朝士夫皆極力爭辯謂 皇上既富有
天下必不得復有父母然後可生竊痛之曰使我不有父
母然後與我官爵我寧不有官爵而不肯舍父母也孰謂

文敏公全集卷之六下

書

一

父子天性諸君子獨與人殊也是故不得已著陋議已而
毛先生下教復誤以為人後者為之子為出諸禮經生乃
據儀禮禮記與之考訂論辯然後頗覺其誤而伊川之言
則莫辯其果出於伊川否也或洛黨假伊川之說以求勝
歐曾亦未可知也今則知富有天下者不得有父母之為
非矣故我 皇上稱 興獻王曰本生父惟考 孝宗之
失則諱護而不肯改生竊議之曰本生父之詞可用之手
敕也祀事祝詞亦曰本生父之云也乎若祝曰 皇考則
於 孝宗不亦有兩考之嫌也乎是故不得已上陋疏今
諸君子復嗥然共爭皇字之增減生竊議之曰俾我



皇上得正父子之名以不絕天性之恩則姑綏尊封之典以安其親之分禮之正也今不能守禮極論惟爭一字之增減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不亦可惜乎蓋諸君子始也謂 皇上宜爲 孝宗嗣別擇 崇仁王爲 興獻嗣亦猶哀帝爲成帝嗣別以孝王子爲定陶嗣也今 上帝后其 父母亦猶哀帝追帝后其父母也是誤 皇上以非禮之失全襲漢帝之非誰之尤也誰之尤也廼上自內閣下至諫垣至百執事各噉一說以著直諫之節惟 皇上孤立獨蒙拒諫之名生竊謂宋之濮議主之者宰輔也議之者學士也爭之者諫臣也是故英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一一

宗得恭己以聽不失爲盛德之君韓歐猶得直任其事以甘心奸邪之斥所謂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古道猶有存也今則大小臣工俱著直諫之譽惟 皇上獨蒙拒諫之名則今日宰相雖欲如韓歐之奸邪不可得也 皇上雖欲如英宗之恭己亦不可得也世變不尤可慨惜也乎是故不得已著或問凡此皆一已淺見諒不足以示百世垂無極方自省悔而執事獎借太過吾恐人亦謂執事爲邪說中人也何如何如近日南畿諸君子亦各具疏以共揚直氣可羨也惜乎不能端本極論亦惟一字之競無補於人倫天理之是非也且其說有所謂春秋之義有所謂考禮

據經不知諸君所讀者何春秋所據者何典禮而云爾也
今之利祿昏心者謂有天下必不得有父母生俱謂宜勿
辯獨惜伯固黃先生爲世聞人侍御方先生志道林年兄
家學淵源亦弗深考也亦徒爾云云也或者不亮諸君之
心直斷之曰王鳳柄國上書者專攻後官王莽柄國頌功
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人自今觀之豈四十八萬衆洎諸賢
良則盡喪心也乎寧忤天子以有直名勿忤權臣以觸奇
禍古今人心豈相異也嗚呼此豈諸賢之情也哉又謂秦
王車裂假父囊撲二弟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繼之危
言厲氣感悟秦王由今觀之則二十七人之死諫茅焦之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善諫是非何如也永樂間遷都北京舉朝之士爭言不便
至斬蕭儀然后定自昔視之 太宗真拒諫也由今觀之
是非何如也習見蒙人豪傑不免况於庸人俗士以口舌
取官爵如茅焦二十七人輩又烏足責其知父子夫婦兄
弟之倫也嗚呼豈諸賢忠且智亦猶夫茅焦二十七人者
之忠智也乎是未可知也不然則春秋之義禮記儀禮之
說想講之熟矣而猶不知爲人后者爲之子之說之非乎
如其不知也而道聽杜撰是自欺也如其有知也而猶曰
禮云禮云形諸奏牘是敢於欺君也自欺以欺 君豈諸
賢之心哉或者道喪千載世昧正途前輩君子或不得不

任其咎也故稽古如君實不識光武祖元帝之非我朝博
學如劉定之亦模稜蟬噪其後况蔽於伊川有無莫辯之
說以踵千古之謬則諸君偶醉謬叢而發一寐亦其宜也
不然其亦躍出千古而更一深思也乎諸君生不敢與辯
伯固黃先生侍御方先生志道林年兄俱世所謂賢者生
不敢不請教古之君子合異爲同必更相詰難然后可非
曰唯唯諾諾便謂之同也執事幸爲轉生此悃於三先生
俾高明尙牖教我以不終底于迷謬則我執事之賜惠也
敢不拜刻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四

韜拜復有 召命重煩執事者蓋莫知所以自處也將權
作一起程日期阿報又涉不情人將執欺字以見罪將遣
人又陳情奏辭則前月家人未回未奉 新旨難於再疏
且辭疏太多重瀆 聖聽爲林壑沽名之士使子孫存疏
草他日作行狀墓誌可也謂切中事情實臣道如此則未
也士夫在世苟出處進退之節不明於天下而謂可以自
立生所不知也出處進退之義不信於天下而謂可以行
道亦生所不敢知也生也何等人品何等劣陋敢不自知
涯分敢蒙冒 聖明踰分之寵自寘此身於羣喙之下苟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出處進退之節之義不明不信於人人重貽名教之累爲
兩先生之羞乎故今必責以趨 命則實所不能引病權
辭又涉欺跡將直陳已志以暴出處之跡於天下又恐人
謂傲僻忿戾如宋人之罵伊川者且家人未京回疏難再
上將沉思二日嗣上請教惟兩老先生爲裁之不宣

答彭芝田太常

甲申秋九月十五日

復拜闕手教及邸報五摺足仍愛念西樵旣無家書亦無一墨相及惟甚恠甚張桂方行事間有過者亦有萬世決不可易者幸勿漫觀爨倫繫天地元氣倫紀少差天地氣化息矣君子雖爲一時休戚計亦爲萬世綱常元氣計幸勿漫漫隨衆喋喋至望至望外爲拜悃舊知先生幸爲國家惜元氣勿輕自相斧斤臣之于君猶子于父母父母偶有偏厚豈宜兄弟自闕于牆貽家門之患又爲拜悃張桂方三先生士夫爲知己死朋友猶然况於君乎至上天縱英武萬世罕儔死生從之可也然必因時納誨勿愧古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六

人否則察微觀兆尤宜審慎若問生之行止幸爲語曰渭先髮白齒脫非向日壯浪狀又志多沉昏想亦非久留人間者倘得縉紳列位先生以必調元氣爲心方張桂三生以誓死致命爲心韜也亦得首邱荒壟托言自靖則百世之下或亦視此舉作一小斷案也則生雖瞑目泉下亦得冠巾與古人遊矣他尚何言他尚何言繼有一辭疏待家人回乃併進不敢多疏懼瀆天聽凡事非高明莫得調停前世敗轍幸與諸同志慎講之此杞人之愚也

家人同謂執事恠生於拜帖不書治生而書侍生疑若傲慢不敬者此蓋執事未諒生之心而區區之情亦有未徹於執事故也生於衣冠士類未嘗敢慢况於當路君子乃敢傲慢之乎且傲凶德也君子不加諸身况敢加諸人乎况敢加諸當路君子乎執事宜諒區區之心矣生於拜帖惟巡撫則稱晚生或稱職方主事若巡按兩司列位先生則稱侍生於江老先生則稱門生同年則稱年生未嘗有稱治生者是豈傲慢列位君子鄙見葢以近世諂瀆成風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俛首喪魄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七

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凌誚而士風喪矣夫天下之治亂係士風士風淪喪望天下之治可以復古不亦難乎故不自揣力量之不足竊欲與諸君子共敦古道云爾故稱侍生不稱治生禮也非敢慢也夫治之云者馭而馴伏之云也可以施諸百姓而不可以加諸士夫侍之云者交相敬事之云也可以施之同儔而不可加諸降等生與列位執事同爲 帝室公臣可以交相敬而不可以交相馭也故稱侍生禮也非敢慢也或云士夫於父母衙門稱治生例也生謂古者封建法行故列國各君其土士夫生其土壤雖聖如孔子亦敬其國之侯伯如父母禮也

今則封建變而郡縣侯伯變而守令輿圖萬萬里有齒有髮有血有毛共仰 皇極孰敢有貳故我 皇上天下父母也天下臣庶共宗共戴孰敢有貳若鄉邦士夫又稱鄉邦之守令爲父母是天下有貳也非別嫌明微之道也晚唐之季節度使擁兵專地貢賦不入裨將悍卒知有鎮將而已不知有唐室也爾時豪傑生其域中雖欲勿謂節度使爲父母不可得也今天下一統全盛非唐季比也若吾輩衣冠士類而又私相爲父母以涉二尊之嫌是乃所不敢也非敢慢也且謂之治者我得而服屬之者也謂之侍者我得而交游之者也執事爲政設遇孔子有得人之問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八

則將以所得服屬者而對乎抑將以所得交游者而對乎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蓋以古道敬齊王也生自謂不敢慢當路蓋以古道相敦非所以爲慢也若執事便道畫錦遇鄉邦守令亦以是禮處之是乃執事所以敬當路士夫相遇一以禮而不苟豈復有非辟之干也乎此實士夫居鄉之達禮也非一人之私也昔者生之在部也見百官謁吏部則曲躬鼠拱投刺用摺帖見科道則屏氣生每喻之曰官爵之與死生孰輕重焉雖死猶不可如是况於保官爵又語吏部之相厚者曰若輩受人躬曲奔走受人非禮諂媚皆非人也若能居千年吏部乎豈可偶握熱柄遂

使人盡喪良心也當時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凡若此者生豈傲慢吏部亦欲以古道相期也執事心古而行淳正生所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高明察焉無以爲慢兼告貴賓列位先生勿訝生爲慢極荷極荷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九

荷

蔡無以爲勤兼告貴賓列位先生勿訝生爲慢極荷極荷

古而行淳正生所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高明

察焉無以爲慢兼告貴賓列位先生勿訝生爲慢極荷極荷

使人盡喪良心也當時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

上楊遂庵閣老

恭惟老先生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聖天子所以慰
答海內蒼赤來蘇之望者豈有涯極老先生之謨晝日贊
宥密者固非末學所能窺一二千萬里之外然韜每中
夜聳踊慶躍不寐者蓋幸見老先生以數十年經綸蘊蓄
一旦可盡見諸實事非如世之士者徒抱負懇鬱才猷不
及竟諸勛業者比又非如世之士者徒負高位雖欲策勵
勛業而才力不及者比是天將以太平事業遺我老先生
之身而我祖宗鴻謨舊章所以奠安元元綱維萬世者
殆將振舉脩復而莫有遺恨也已是韜所以聳踊喜躍而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十

竊幸之也宋朝士夫動擁虛名動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
以大用期之及其見用亦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
動思三代而致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知
學猶能相其君以安中夏而制四夷宋人則高拱浮談屈
事戎狄竭民產以納歲幣苟延旦夕之安履霜不戒卒覆
中夏而后已若此者可諉之天數可徒責徽欽而嘉祐康
定以迄元祐之諸君子可獨逃責乎夫所貴乎命世豪傑
爲能見兆未形而先幾預策以制數百年未易測識之虞
也况於事勢顯白有必至之危然猶瞋乎莫覺者謂國有
人也可乎宋朝士夫浮議甚於戰國之橫議而流禍之烈

甚於晉之清談顧未有命世大儒起而掃之今之士夫動多掇拾其唾去之說以嚙嚙之此士習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弛我 祖宗之舊章所以日益廢格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大勢日有不測之虞而當事君子莫或之省憂也老先生際遇 聖明言無不聽謨無不達時幾若此諒不輕易失之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勳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宴安苟且度日卒貽正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後祿山反明皇卒鞭林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卽有土木之阨律以林甫之刑尚可辯說乎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之弊而上復 祖宗之舊不可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十一

也老臣出處 社稷是荷區區潔身一隅之小節則卑官下士之事而非所慕以爲榮也韜褊心多病竈夢無復燕薊之想矣惟念老先生必有仰贊 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舊進三劄錄貢倘可采一二亦芹人之忱也照恕狂鄙爲幸

以先生自立如此然猶不免於不理之口世道其可憂哉
雖然至潔易污則古已然矣今之人又何尤焉大丈夫亦
惟自信不惑而已外至之毀譽固非所屑屑也所慮者近
年士風大壞公論不行剛方子介之士俱不見容必依阿
軟滑與時比周苟賤無廉耻者乃得保全祿位而人頌爲
盛德無所訾焉此風盛行國家之憂蓋竊伏不測而人莫
之省思矣者年大臣亦不慮此而圖所以揀之惟煦煦然
顧視進退一節之小廉而已夫大臣與卑官不同小廉曲
謹乃下士之介而身任社稷定國是揀人心潛消不虞

又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十一

之隱禍乃大臣之責也今之人可與語此者誰歟是無恠
夫正論愈晦而端人介士伏於下位無由自振也其弊之
極不驅天下盡喪廉耻之心不止也先生在今日則士論
猶有明者惟魏子才王時行兩先生功在吾廣也何如然
亦橫被污詰謂士夫良心尙有存者可乎是難言也已矣
向承執事爲處學田今俱就緒惟僧田略有改更今亦以
次定矣吾鄉吾族無窮之澤俱執事之賜也生復擴克執
事之教聚吾同祖而下兄弟子孫百口共食粗立綱紀俾
嗣有守焉亦執事惠教之及也聚居圖一幅奉覽後有家
規學規鄉約大率潤澤前哲之成訓者耳俟粹完奉上頌

終教之幸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

書

三

終教之幸

與芝田白山

春初奉書而兩兄俱不見答豈怒生之無狀得罪貴衙門而然耶芝田當事復奏不能痛革舊例乃只隨時潦略豈亦畏忌衆口耶抑亦謂爲厲已也夫天下事宜公天下心處之而非以爲身謀也人幾何卽百年引望北邙松楸堆翠蓋神鬼已有訂約入社之期矣豈曰尚計身外無益之榮利以累吾浩然不屈之氣如鼠在廁然以結褵終身耶嘗有罵生者曰汝只恃 朝廷乃無狀如此曾不畏恤人言乎應曰予此乃所以恤人言也人言而公予恤久矣如其非公予何恤焉且臣子不恃 朝廷而恃百官可乎三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十四

代而後凡臣子赤心殉 朝廷竟得保全者蓋鮮矣必其依阿黨附內不失已外不失人于鄉原足趾甲臭處受一屢爲氓然後舉世稱爲德量而功名兩全否則自立愈高得禍愈酷此千百年之殷鑒也近日世傑豈非恃 朝廷而肆言無忌者耶士夫遽加以無理不可解之罪陷死無辜數十命尚謂士夫清議足恃耶孔子曰人之生也直今人蓋喪其所生之理久矣天地所以能立國家所以常存人所以能不死以此生理之直而已人而不直是自絕其生也自絕其生然亦生者非人理矣其禍不致覆宗絕嗣不已也世傑之寃吾鄉士夫宜任其責而尸其事者之立

心謂不喪生理而自絕其世吾不信也生自極知子子終
危萬無全身之術故以妻子付兄弟以田產均族人寄身
樵隈自竊喘息禍福付之自來惟期保此直氣不泯泯以
死而已餘非所能逆計也兩兄托屬親愛故信筆竟其愚
狂幸無深訝還一字併前覆奏全文抄示極幸再疏不無
得罪亦幸照恕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五

許罪亦幸照恕

拜幸無窮禱靈一字附前覆奏全文抄示極幸再疏不無

敬謝自竊喘息禍福付之自來惟期保此直氣不泯泯以

死而已餘非所能逆計也兩兄托屬親愛故信筆竟其愚

狂幸無深訝還一字併前覆奏全文抄示極幸再疏不無

得罪亦幸照恕

與胡靜菴尙書

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并也老先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

棄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爲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爲世之幸抑亦反爲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也士友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韜對

曰古之格君必德爲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爲小人也敢辭且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之拜而稽首立誦講章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躍矣是其足與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於斯也敢辭昨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六

過崑山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諉乎生對曰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於林莽豢養於散地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豢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驅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雨潤草肥俾黃犢得安眠高壟耳生正色對曰諸君勿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

治古人求治有急於退小人者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
正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夫孰願爲奸邪故大賢君子
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爲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
相勸誘以爲善是舉世不善退矣豈必黜逐之云然是任
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
此乃老先生與南都列位老先生所不得辭其責者舟中
錄上當候與居之贊不恭惟恕之幸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七

與晉溪王先生

生自涖官兵部閱舊牘嘗仰而嘆曰王老先生名世豪傑之才也壬午歲曾伏謁于旅邸時先生始出 詔獄人事勞雜遂不及而叙未幾時卽生亦病遯南荒矣路遠久不及申下惘然與士夫論海內名流未嘗不羨仰老先生也生今六月廿四日入京聞 朝議起先生有士夫語生曰王先生再起必報復舊讐衣冠朋黨之禍始自茲熾楊石齋彭幸菴殆難乎免矣縉紳相殘猶骨肉相閱世難其可虞哉生告之曰王老先生豪傑之見超曠之度足以高出尋常數等而囿納一世決不爲此惟士夫不知其心逆料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六

其未有之過而預詆之則王先生不得不辯兩辯交激則是非相形人不知王先生心遂疑先生善擗排士類而先生可疑之跡遂無以自白於天下耳生嘗見高御史極忤先生者先生在吏部卽遷其秩若先生久位吏部卽高御史又漸峻陟可知已卽此一節知先生決無報復讐怨之心惟先生尚抱屈未直若遽望先生以安土敦仁不尤不怨爲聖賢能事則生不敢必若今日直先生之屈復先生舊秩知先生且將攄忠赤揚厲公道以贊 聖化海內遺賢且將收錄之不暇尚暇報復區區之舊怨如褊丈夫者所爲乎或又慮曰先生在 武廟交內臣最密武職冒濫

視先生去留爲增減今先生再起殆又爲往年幸濫者作一赤幟也羣小雜進武弁日冗國計其可憂哉生應曰

武宗朝劉瑾朱寧江彬相繼用事自內閣至九卿無不納交求嬭以固寵位者獨咎王先生可耶嘗聞內臣罵一士夫云我輩居內豈知外間事俱爾秀才來鑽刺幹去乃云我輩壞事豈不謬哉則交結內臣以固寵保位凡士夫俱宜內省也獨咎王先生可耶今 聖明在上內臣絕不干與外事行將盡復 祖宗之法以成 中興之治若王先生再起且感激晚年遭際誓心天地與諸君子協力和衷贊揚 聖化痛革近年背公死黨之習矣豈暇偃僂幸門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五

如狐如鼠乞哀昏夜而驕人白晝如往年小輩所爲乎且昔年劉瑾朱寧輩竊弄 武宗之權故士大夫至公卿爭乞哀其門而武功冒濫又撫按官員阿附權要紀功失實之罪論者不究顛末而以諉咎于王先生固已過矣若今聖明御極內臣何嘗有壞外事者今日壞外事俱九卿百官也若九卿百官各誓心天地以報 聖明則 祖宗舊典具在人人率職至治可期乃不憂百官而憂內臣不憂在已而憂王先生豈非求於人者重而自責者輕耶若先生再起決能大有所爲決不壞公道決不植私黨決不復私怨此生所能決信無疑第恐士夫不諒先生之心過爲

詆詰致人情不堪則羣小洶湧構隙造覺耳漢宋士夫好
各立黨與互相攻擊卒貽災于宗社而家族亦不免非永
鑒與生旣以此言徧告都下士夫以白先生之心復錄大
略附上門下 聖明將有虛位之擢伏望爲蒼生再起披
露胸腹與士夫洗濯舊習庶彼此兩不相疑預消朋仇之
釁俾太平功業再見于 聖明之世生實於執事者有厚
望焉非信先生之心及知先生之力決足以任此則亦豈
敢輕爲喋喋不盡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復陽明先生

過浙時不得走候楊州附啓又出燈下鹵潦殊甚諒照察不訝舟到臨清得報知道旌又照映我南隅生喜曰南荒自得寧息也自今年始也然收成效須滯先生在南服坐鎮三年方叔子曰 廟堂尤急必得先生入閣則默贊潛旋自非時輩所可望若居冢宰則轉移士習鼓動士風決大有可觀生謂我兩廣如倒懸望老先生以解方叔子云寧不恤兩廣且爲 廟堂憂方今在位君子只隨日圖爲自保以幸無苟訾而已大覺隱憂伏在不測發則不可禦而人莫之思也今有才望可此責者乃退托不肯負荷或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爲世俗掛繫不肯猛勇斬截只少持兩端而流弊所極遂不知其所終此於世道泰否之機亦所未敢望以托也生輩智識淺迫才器亦復偏滯兼之物望素輕言未出口而訾先及矣故徒負耿耿不能有益此方叔子之見而生亦謂爲然先生到南隅想不數月而地方可定又將望先生歸佐 聖天子矣此今日輿論所屬望也或謂先生張主學問有流禪之愆恐鼓天下後學逞浮談不切實德而庸俗無知者起而攻爭焉是亦世道淳漓之會前世敗轍不可不知也生曰王老先生學問誠有過高者此賢知之過也然老先生虛心無我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悉改從不早

也所慮者或及門之士面從心違或張主門戶哢哢自異
啓流俗詆訾之隙如宋程朱門人然則遂關涉世道耳然
此皆老先生所熟計者生亦徒見其贅且淺視先生也讀
傳習錄多有未領者曾標出一二期面請教未敢輕率萬
惟勉副 聖天子眷命早爲南邦了此積痛此我父母鄉
土之望也然後早歸 朝宁坐贊 宥密天下再沐唐虞
之澤又天下萬世之望也兩廣積弊有宜興革後奉請教
茲草草未盡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茲草草未盡

文敏公天下萬世之望也兩廣積弊有宜興革後奉請教
茲草草未盡

生輩自髫稚時已知老先生天下人物第一流也顧亦未
得侍教恒慊慊然今恭遇 聖明在上思得賢傑以共致
理誠如渴如饑老先生明德重望 聖心簡在特出尋常
蓋將以太平事業付老先生一肩也今士夫共慮邇來弊
政叢積贓污官吏塞填天下縉紳賤名節尚譎險生民受
病隱禍潛伏將來有不可支持之勢 聖人在上百爾焦
勞思與百司共謀理道奈何今之士夫猶冒往迷背公死
黨共爲欺詐將蒙蔽 聖明以逞饜其私此習不革流禍
不知終何底極老先生平素負荷如此今天下倚望如此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諒亦籌畫胸懷者熟爛矣振引逸賢扶植正士至張正議
爲 國朝定元氣爲小人任謗詈一變士習再復古雅在
此行也若曰隨衆行事取譽朝紳俾今之士夫不仰誦曰
寬厚老成則曰博雅大度不曰恕己容物則曰廉靜不苛
進有顯名退無後詎自擬雖足以度越一世而終不敢望
王佐之門以入堯舜之宇則決非老先生所自期待而亦
非今日士夫所願望於有道長者之前也古賢時未柄用
正人正論日聚于堂日聞于耳及偶柄用則前日正人遂
不登于堂正論遂不入于耳不知正人將遂引嫌舍我而
去不我告以正論與抑亦我之聲音容色致正人之不能

登吾堂正論之不能入吾耳也老先生平素自有定見海
內士夫交游咨詢亦熟爛矣人才真偽議論正邪之判想
亦不俟今日然後知也生輩豈復再贅爲有道長者慮之
過哉惟念生輩於老先生心則隔萬里越千年可相孚信
但平日未得趨門庭奉半餉之雅故在踈跡中先以此狂
言進若到都後恐又自有一種人進一種議論而生輩今
日狂言不及奉瀆尊聽矣故此瑣瑣附差人行李不一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書

生自小年卽信對山空同爲今之豪傑也及來京都人則加訕言於兩君子者喋喋生乃詢之呂仲木侯應乾乃知今之爲訕者皆小人也自李東陽妬忌海內賢才論人則取其軟靡者論文則取其絮爛者一時賤儒鄙夫奔走其門士習遂至極壞而號爲自立有守者率亦彎縮小器沾沾涇涇而已無惟乎百口一聲訕詆對山空同也生嘗語人曰若輩呵訕康對山李空同然兩君子者視若輩譏呵猶溝渠中蠅蚊也今之人保守祿位如丐人之得簞食豆肉也恨不一噉以飽又復皇駭驚顧恐他人旁奪之兩君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五

子者視之不啻廁中鼠也空同於詩文猶少見本相若對山被小人誣詆後不惟不疏奏自直且於京師交游無半字相愬於詩於文不少見懟恨不平之氣其視世之毀譽何如也故凡今之喋喋恨不擘頤禿舌短髻兩君子者不惟不足當識者一笑適足以見其不肖喪是非羞惡本心爲可哀憐耳今之人最號有識亦必曰李空同尙氣傲物康對山聲色自娛生爲之解曰今之世居高官都要路者烏得尙氣人哉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尙氣而已矣說大人則藐之亦傲物而已矣古之人居危疑之世各有所托以自垢蕭何以田宅淵明以酒豈淺士所可知哉我

國家百六十年文明之運宜有命世豪傑出應其盛或立
勛業追掩前轍或績聖緒垂式後人文章氣節不與也尚
冀珍重爲生輩矜式至願至願用舍在時雖孔孟不敢必
生雖處此去任久速亦尙未定何時得遂一面以慰懷渴
家園十數年必有制作足以聳 一 代盛美於隆古者毋
惜垂教亦嶺海狂斐願望之幸之一也不宜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五

與晉溪王先生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恨率直太過恐難
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
凡遇直率者卽羣咻焉曰其人粗鄙遇恬靜者卽羣咻焉
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卽羣咻焉曰其人膽肝難測皆擯
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
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戈倒
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
未見引共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
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書

七

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
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傑
也豪傑且不得况於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恠乎人心世
道之不古也 聖上極眷注老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
之見故老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謂老先生一
代竒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爲之兆雖然
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百年基業也外嚴武
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脩焉漸復西周之舊惟
老先生茲行是賴關中故多豪傑薦剡所及諒不求識面
與通姓名者報 國以進賢爲第一重事尚留意不一

傳聞執事凡僧田盡用公帑贖回給僧果否此事於令兄方伯先生所議不無欠當而執事又復承行過勇故流弊遂至費官銀以庇髡者頗爲名教之累耳方伯公原意蓋憤寺田盡歸權要又慮僧田旣爲權要之利則糧差必重爲平民之殃又曰官司廢寺斥僧本以闢邪崇正豈曰反爲權要而已乎夫抑權要以扶公法可也因抑權要而出官錢贖以給髡僧是衣冠士族反禿子不如也僧有一人而兼腴田數頃者矣有兼管數縣田業而至數十頃如光孝崇報者矣有司者不檢其游手坐食削小民以自肥乃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於士夫之家則屑屑然較其錙銖之入是待吾類不如異端禽獸也是於禽獸反厚視士夫反薄也僧田糧差視民田倍重非士夫之愚者不取此爲利以自貽子孫無窮之憂也不然則爲家族之窮迫無聊者出不得已之下計耳當路君子曾不爲之設身思曰承僧田果利乎害乎與其取此錙銖之利孰與勿顧行檢或郡或邑漁獵數年以自肥乎士夫而利僧田可惡也不有姦賊污墨者乎不尤可惡也乎京官全免差役十年而止爾承僧田而脫十數年之差役曾幾何時或陞外任或休致或物故則亦平人之家耳爲利害曾幾何耶設曰惡其權要奪細民之利也則

嚴爲之禁曰凡官戶勿承田可也舉而屬之軍餉善爲區畫以弭後弊亦可也或每都建一社倉歲終出納巡檢守之縣官領之亦可也今旣無善處之策乃逼迫皇皇奪旣賣之田出官銀贖回以資髡僧者是此舉也始則戾魏公所以斥僧道以扶名教之意中則戾戶部所以議處軍餉之意終則結果成就其抑奪士夫以取不畏強豪之譽而已自是而異類益橫凌辱士夫誣奏風憲皆不可禁矣自是惟民田得捨與僧寺僧田不可斷給民家矣幾何其不驅平民而樂爲僧也幾何其不驅禽獸以奪平民之食也幾何其不掩民田而屬之僧籍也盡力以抑士夫僅足以

交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无

庇僧徒而已吾黨君子其忍不思及此乎且曰寺田自正管甲首以上盡數給僧惟畸畝小戶乃克軍餉夫寺觀田土必十數頃非編里長則正管甲首雖三尺童所能知也今日畸畝乃克軍餉則僧田無復有克軍餉者矣棄置僧田以貲異類乃曰淫祠田土盡數查出以克軍餉夫棄僧田數十百頃而不取乃屑屑計算夫淫祠之數畝是猶棄岱嶽而取埃塵也所較不亦銳矣乎僧田發賣雖曰賤其直適足以資權豪也猶可取銀數千百兩爲國家之利今盡數給僧則不惟軍餉無措而銖兩之利亦歸之僧官司無所賴矣况復出官銀買田以給之耶僧田爲權要所利

猶吾人也今給之僧則舉而與禽獸矣豈曰厚禽獸而薄吾人耶夫權要承田固曰可惡然人豈有十數百年不死者苟死矣則子孫有求爲平民不可得者矣其爲利爲害可指日計也若舉而賞僧焉遂爲異端禽獸千百年無涯之利遺吾道千百年無涯之害君子何不大吾眼界以長觀久慮之耶且當路君子若不廢僧寺則僧田之在寺所以參養此犬豕鬚人者猶夫昔也誰得而計算軍餉誰得而計算學租誰得而計算價直今廢而奪之人其人田其田蓋因天地之利而利之也昔失之異端今復之吾人雖價直多寡固勿屑屑計可也雖軍賞多寡固勿屑屑計可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也惟能放淫詎誠而奪其資生之源俾之日消日盡斯可矣何必屑屑於計小利之錙銖耶始也計小利以抑權豪終則舉全利以賞異類爲國家計者如是耶爲吾道計者如是耶欲樹節槩以取不畏強禦之譽者計固如是其左耶此固令兄方伯先生憤激之過當而亦執事承行之過勇也吾邑雖在省下比較頻煩吏胥有被重箠迫以完案者矣然縣令尚爾周悉思慮以待上司更求善後之策而僧田未有遽給鬚人者惟聞順德僧田則執事追贖惟恐不急給鬚惟恐不早嗚呼其然豈其然乎生聞惟善人能受盡言生諒執事決能受此言亦決諒令兄方伯公能受

此言舜所以大能取人爲善而已湯所以聖改過不吝而已令兄先生真純踐履光明心肺上質天下信鬼神倘聞生言未有不翻然改悔者幸轉致生此悃情於令兄先生俾力尙可改達當路改議而執事亦宜盡心謀畫爲令兄改過此大賢以上事非世俗煦煦者能知也生蒙令兄信愛特深凡祠堂凡社學凡書院俱令兄爲生區處而學田祠田亦賴令兄以有就緒鄉人族人仰賴無窮生亦無毫髮負令兄所期此皆可以隔邦域異死生而相信者幾欲致書講此事第邸報不聞令兄敷澤何省故書難致執事幸詳思此事力可改尙可語當路君子共改圖焉切勿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重於改悔多爲異說以自文爲異端淵藪貽他年名教不可解說之累也仍便付此草于省吾先生共細思其詳悉毋曰初議卓有定論而重於改過爲異端淵藪貽他年名教不可揀之累也賢昆玉俱世人所罕有者平素所自期待生俱知而且信特深故敢盡其愚不少回互肺腑之情千萬諒察不盡

與李遜菴

翰頓首啓翰前月以世傑之誣將具疏代直乃又思曰此事頗涉李老先生宜先啓乃晨謁值從者不來生遂告于列卿而退已而士夫有教生者曰世傑事仰荷 明天子鑒其屈不問矣可勿瀆生乃止生之晨謁也達進疏之情耳非有他也若謂辭氣戾率爲生之罪亦有之蓋生素無涵養欲語多徑情遂傷於鄙倍則有之謂生故得罪先生則或不然耳又謂先生前月不出怒生之言之故也忍亦非然耳老先生豈以區區數言介輕重哉或者責生則又曰九卿重臣豈可面折辱生應曰宜論曲直如其直邪雖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禍寬博且歛衽矣如其曲邪雖萬乘且面爭矣古者暴君乃罪其臣曰是夫也廷辱朕若賢君則固嘉焉夫賢君於臣且容廷爭矧於大臣而賢者乎語云臣能容諫然後可以諫君古之道也生於執事非直期以今人而止矣則夫是非曲直相與盡言無隱以進於古之人可乎抑亦藉以解於今之人也生前日之言曰陳世傑之屈凡有人心者惻焉李先生何又加冤於其身如曰聶能遷之詰也則宜徵質如無徵質則獄成何憑今夫執盜而罪之必徵諸鄰而質諸賊執殺人之囚而罪之必徵諸保伍而質諸戶執咬訟之人而罪之則雖不徵諸人猶質諸筆跡聶能遷之

誣世傑也何徵焉如曰言則出陳世傑口入聶能遷耳如
飄風去矣何質焉無徵不質而叅加之罪司刑者固如是
乎不幸聶能遷再斥縉紳三二人而誣之曰是實陵我則
亦信從之邪抑亦徵質焉然後信從之也詩曰毋教猱升
木聖明在御豈其有猱教也前年陳世傑被一切之人誣
加死罪致殺寃民二十六命執國是者宜代之直非爲
世傑也一夫非辜天且爲變况於二十六命司刑者視二
十六命如螻蟻焉謂國法何謂天命何今夫羅峰見
山靖菴西樵不直二十六命避嫌也執事何嫌焉而不直
二十六命之寃也執事而不直二十六命之寃於所以輔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明天子致和氣消災變之道何如也律曰刑部大小衙門
不執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罪亦如之謂斬也則
一切之人俱從姦黨律斬可也曰故禁平民致死曰故勘
平民致死曰故出入人罪皆斬絞則一切之人坐律斬絞
可也執事何見舍正律不用而置二十六命寃不恤邪不
恤二十六命已甚矣又從而誣世傑以罪何見耶夫前日
一切之人必置世傑於死怒其跼議禮之後也其設心也
謂凡議禮者俱可殺也謂議禮俱可殺也而未得必殺也
遂圖殺世傑以逞一快志今以執事之見謂議禮者猶可
殺耶抑可勿殺邪如可勿殺之也則陳世傑何辜焉如其

無辜則二十六命又何辜焉甚矣執事之未察也嘗謂宋朝士夫如鬼蜮動以言語致人罪蓋衣冠之流先自爲夷狄然後夷狄乘焉萬代昭鑒也景泰時于肅愍功在

社稷奸人徐有貞陰構姦兒誣致之死後雖少白然有貞卒得保首領有冢墓可謂失刑也已矣正德時張綵尚書論其阿匪人則殺其身可也乃誣以反逆而戮及其族甚矣甚矣士夫徒逞一怒之快昧良心滅天理加人以此無之罪雖能少逞一時然天道鬼神終不可欺故古之至國是而顛倒者多殞宗前轍後踐同歸淪胥卒莫之悟也可哀已矣可哀已矣執事高明上下千古其於取舍之決想亦了了於生前日之言想亦不深恠怒第執事盛德誰則知之且生之狂躁見容於執事誰則知之而流俗紛紛然尤生之無狀曰廷辱大臣廷辱大臣則讒隙易啓故敢私布腹心於執事幸喻諸人而解之不一不一

累承雅厚復辱枉顧其爲感刻宜何如卽宜走公堂再拜
申謝禮之適也惟近世士夫之居鄉與當路士夫交際禮
未酌中諂瀆之咎誰其執正之竊不自量往年曾講明治
生侍生之說以尊 朝廷定體分示天下以無貳上之義
惟於往返之禮尙未及講竊見山東士夫與本藩臬當路
士夫往來皆由中門惟敝省不然或則避嫌託故瞰亡投
刺是飾僞也生是役也宜走公堂致謝爲念將如山東士
夫交際之禮則乖本省習俗之常將瞰亡投刺是重自欺
也漢時士夫晝繡故鄉有郡守負笈前驅者有望公門步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行者夫郡守前驅則處之隆以抗望門步行則失之 以
訕皆非禮之中也春秋之法王臣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所
以尊王也天下無貳上也今之公卿爵列於 朝則
皇臣也乃於故鄉往返之禮尙未詳議是私相崇以相
也非春秋之義也緬惟執事先生禮義之大宗也學校禮
義之地也請行學校議定是禮俾士夫有所循執如曰公
禮相接所行宜何門私謁而有所干請所行宜何門則凡
士夫之往返觀其所由而人品辯矣是亦風教之助也惟
高明其圖之生實仄贊下風願有聞焉幸甚幸甚

與陶南川都憲

累承翰示只是冗中未得手復又念我兩廣積弊如蝟毛幸蒙老先生大賢過化正吾民甦息之期也謹略請教兩廣盜多何也皆州縣官不守法度漁獵愚民激致之也姑舉大略如秋糧宏治年間糧一石需銀五錢而足今糧一石需銀八錢或一兩乃足夫粟米之出諸廣也貴賤不相遼絕然而官之徵也乃倍于昔試覈管糧官究之則今日糧銀之加其利安所歸乎又如徭差正德年間巡司弓兵一役需銀五兩而足今則加銀十五兩矣南海縣禁子需銀七兩而足今則加銀四十餘兩矣巡撫巡按門子年需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銀四兩而足府縣門庫之役榜註六兩然而應役或百兩二百兩猶不足矣有因門庫一役而傾家者矣妻女典雇與人者矣流而爲丐爲賊者矣有州縣官將儀從夫鋪兵編殷實上戶而徵銀自肥者矣其諸利弊不能盡述試行究焉則凡污濁官吏安所逃其戮乎伏願老先生按浙江事例行府州縣通查各府州縣戶口若干田地若干稅糧若干遞年均徭若干料價若干徭役若干驛遞夫馬若干民壯若干備造總冊俾有司知所法守焉亦長治久安之理也此冊乃汪太宰在浙時所酌損行之者也將具 奏通行盡消舊弊用稱 聖主憂憫元元之心諒老先生必

能體之也驛遞民壯曾議隨糧帶徵尤久大之謨生靈之
福故併瀆聞幸留意生不勝爲吾民祈禱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願於於寬間幸留意坐不親於吾民地
誦斷之也

與朱都憲

謝承厚情感感又蒙示及築堤之策生舟中再熟籌焉河水自西而東地勢西高東下水既順流而下沙亦隨水而行水溢于河則沙注于河水流愈溢則注沙愈積故河水濫溢之後則沙與河平自然之勢也今沿河之東復築堤以障之若河水不溢則此堤之築無用焉已矣害猶未甚不幸河水再溢則水勢自高而下沙亦從高而流水勢小緩沙亦停淤吾知築一丈東堤則增一丈淤沙亦自然之勢也如東堤不築水自西來或溢于昭陽湖或及滕鄒等縣水既分流沙亦散漫若河東築堤則水或暴至先注于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三

河沙水並行河先飽矣淤塞之患反甚於堤之未築亦自然之勢也若曰築堤障水則西水驟至皆逆遏而納諸河俾中流東趨以達于淮不至泛溢水不泛溢河流自急沙隨水流不至停淤無是理也蓋自穀亭至于沙泗二百餘里河勢凡幾灣曲凡經一曲則水勢一迴水迴則流緩流緩則沙淤尤自然之勢也竊謂去年東堤不築沙注于河與河平則已矣今若築堤則堤愈高而沙愈積爲運河淤塞之患不可究言也已若曰沿蕭豐等縣河水上游之地預築長堤一以護民田二以障河水決潰之勢也或其可也惟地利形便非躬自相視恐難憑小官下吏淺見輕慮

所能知也惟高明熟計之生區區之愚亦惟懸斷未敢謂
全是然此久之慮恐不可草草故不自揆具拙見并錄
前稿遞上幸垂察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 書

三

與陳侍御

承示賦役公移足仍稱量公平之體矣生之鄙見如戴先生前定各項事宜略減革太甚有之如各縣各驛之云恐又翻異太驟或好貪由是潛滋也驛中所需驟徵銀不得或缺供應順天府尹先爲查處在庫無礙官銀代給其缺徐徵補回亦權之善者行有司如此法處置則驛遞無缺供謀撓法者無藉口地矣舉人路費聞將取之銀編徭差此極不可此特改易預編名色耳其爲貪夫之利細民之害則如前也厲階豈可再啓也哉均平之徵凡料價皆取諸田畝凡官司公用皆取諸人丁料價有定準公用無定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罕

準恐田畝之征太輕人丁之征太重則小民病而大家幸舉人路費如無餘銀可措請於均平料價內量增征焉亦稱物平施之宜也凡告豪勢卽與行理極是憲體否則弱民何不幸之極焉臧官奸吏吾廣爲甚幸再加之意南人無涯之澤也不盡不盡乙未六月六日韜生再拜

與管巡撫

榮行不及郊餞慊如慊如齊魯之墟得先生整振一番罷
民自是有甦期矣嘗聞河南山東馬驛驛丞皆吏部及內
閣承差得之驛丞一任如三年賄得數千或滿萬聞之駭
而不信及詢鄉人居此官者乃知不妄由馬驢鋪陳等銀
皆由驛丞顓掌故得通同包攬人役互相侵尅如江南上
馬一匹歲徵銀四十二兩年年徵焉豈年年倒死一馬哉
一馬如可壽十年則十年之徵裕九年之積矣是驛丞所
由利也况聞地方之馬年復徵銀八十兩馬頭見面歲例
時新多方剝民又驛丞所由利也積年通弊也皆守巡官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望

不查革之過也又驛中馬驢不足原額凡遇點查互相影
射幸加之意詢訪積弊痛革焉如每驛馬各加印烙別用
一字使不相亂點查按字號稽焉則無馬而冒支銀之弊
革矣國初馬驢之多由出差官皆乘馬故也今皆用轎以
擾州縣民夫矣養馬之費又不能減是吾民重困也幸加
之意酌處焉每年江南解到馬價皆備之府查舊馬壯者
若干倒死該補足若干皆與印烙驗其年歲責僕夫喂養
給工食直焉遇有倒死府官稽驗烙號支銀買補僕夫削
減馬料不謹喂養倒死頗促黜其人易之驛丞不能督率
僕夫善喂馬驢倒死數多官作不職黜之凡各馬價鋪陳

之銀皆儲府支給復多方訪詢杜其弊源則驛中積年賄
弊革矣幸加之意焉聞陝西查革驛弊歲省銀十萬民之
利也幸加之意焉不一不一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望

復湛甘泉尙書

承委撰尙書翁碑銘只得忘陋勉成惟高明選之如可用
潤色用之否則置之別求大家以表先公隱德亦孝之善
也又承示春秋正傳雖未盡閱亦已得大意矣生早年亦
頗留心惟恐見尚未定不敢鹵莽立說鄙見大略因便請
正何如春王正月孔子實自創制垂憲萬世前古無如此
書法蓋孔子作之也聖人力量與衆人不同時在堯舜則
禪讓時在湯武則放伐時在孔子則立教垂憲皆常事也
天下之職君師二者而已矣君道主宰一世師道主宰萬
世一而已矣謂孔子不可以匹夫改正朔然則湯武可以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聖

諸侯放伐乎知湯武之順應天人則知孔子順天創制矣
世儒委曲說春王正月皆不識聖人力量職事故也子丑
寅皆可紀歲古已有之惟未嘗以子丑月爲正月耳故商
以丑紀歲於元祀則曰十有二月秦及漢初以亥紀歲則
曰元年冬十月是古者雖以子丑寅紀歲首至子之爲十
一月丑之爲十二月寅之爲正月徹上代未之有改也幽
詩周公作也曰七月曰九月皆夏正也如周實改月則述
一代之制作新天下之耳目當用周正不宜復述夏正以
溷頑民之聽矣世儒曲爲之說曰幽風先公用夏正時也
則應之曰先公夏正之時有民俗可稱者矣在商六百年

幽俗獨無可稱者乎詩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維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皆夏正也如果先公幽俗則夏正十月未改歲也何乃曰曰爲改歲是周雖改子月首歲不改子月爲正月之明驗也詩之出車周正之時之詩也其詩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夏正之候也如曰子月爲春則倉庚之鳴于芣之采皆非子丑之月所宜也幽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幽詩春日之倉庚則夏正也出車之倉庚則曰周正之春耶又曰春日遲遲采芣祁祁幽風之采芣則夏正也出車之采芣則周正耶是又周人不改子月爲春正月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書

四

之明驗也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如曰夏之九月築場圃時也曰十月納禾稼時也豈曰農工已畢可用民力耶又孟子未嘗稱周十一月十二月爲夏九月十月至明驗也詩曰正月繁霜夏之正月也其爲天災何也非霜時也在周之時則三陽之月于耜之時也農事伊始繁霜殺物農人憂也是其爲災也是故正月繁霜九月肅霜皆夏正也比而觀焉幽之肅霜常也小雅之繁霜非常也變也皆夏正也世儒不識乃謂正月爲夏正四月妄益甚矣故凡詩曰十月之交曰六月淒淒皆夏正也又曰惟暮之春則辰月也如曰周正則寅月也寅月豈來牟時

耶朱子於十月則曰夏正之亥月也於六月則曰建未之月也於暮春亦曰辰月也惟正月繁霜則從蘇氏之說曰夏正四月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是蓋闕疑不敢身質遠俟後聖之心也是又周人雖改子月首歲不以子月爲正月之明驗也記之月令古之聖帝明王奉天順時之典也呂不韋剿而布之間以一二災祥之說命之曰秦月令世儒聞秦呂名則耻且惡之曰亂世之書也今則驗之天文徵之氣候敷之政事稽之物產可悖之耶是故戴記惟月令爲古典出呂不韋所述人則羞稱焉周禮爲周官癭瘤王莽劉歆剿周制而附會之者也惟曰周公作也世爭誦之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畢

世儒之不信心而信耳目也弊也如此是故月令秦之政令也秦以十月爲歲首所述月令則夏正也又秦人雖改亥月首歲不改亥月爲正月之明驗也秦不改亥爲正月則周不改子爲正月又益明也春秋書春王正月爲夏之寅正又益明也或曰夏時冠周月如何曰非也聖人順天立法垂訓萬世不如是委曲假借也是故知聖人力量則知春秋書法矣或問爲下不倍之訓非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湯武之事後世談之非亂賊之渠耶故曰孔子作春秋若曰皆徇史文之舊也云爾無所作也則文儒之隸也何足爲孔子凡春秋經世大法宜講明以俟後世者

不止此姑舉正月之疑例焉不盡縷縷俟再賜教荷荷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吳

與張羅峰

向日承命欲推令甥姪王子明南光祿生謂令姪俸級尚淺遲一二年乃推未淹遲也生此心老先生諒知之知生非薄子明也厚愛子明也老先生蓋相諒之深也葉待詔傳老先生之言曰渭先不肯推子明乃厚愛我也斯言也中外之人實聞之皆歎服老先生秉至公仗大義不私所親報國赤忠炳如日月又謬謂區區之眷情幸老先生尙諒察之也不加譴怒則亦幸矣乃謂生實厚以相愛非信生之深乃至此乎生恒誦曰獲上有道信乎朋友生素自訟凡上未獲皆忠信未積朋友未交孚之咎之致也今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四

蒙老先生相信之篤如此自慶淺拙學術自是有可行之兆而此出非苟然已也晝夜省思惟期不負天下不負聖主不負老先生所相信而已近日外間洶湧小人胥讒皆云老先生惟吏部不推王澈光祿故於本部覆疏多有異同必坐過跡於吏部剝磨之部官肩罪不起自爾軟服雖欲不推王澈光祿不敢矣生謂此小人間術也必致本部與老先生互相詰攻如小人操戈相敵然乃快旁窺者之心也必致生獲罪于老先生躬負赫怒無駐足昂首之地乃快旁窺者之心也必致誠齋先生大責怒于生乃又謗生不善處僚負悻暴之名于天下爲孫子百世詬病乃

快旁窺者之心也嗚呼世情險惡讒奸橫行斯文衣冠之禍將安底極生極信老先生忠赤公恕明大之心惟郎屬洵洵將謂讒人之言似可畏者生乃昌言喻之曰羅峰先生性緊而氣浩人承下風凜凜不堪則有之若陰中傷人保決不爲也議有異同執不阿比類於自用則有之若遂私作非陷構善類保決不爲也願諸君勿多惑也猶或不信猶洵洵生又昌言喻之曰予與羅峰共事今十年多牾而不合予每拂袂不顧予褊甚矣羅峰未嘗罪我羅峰容我之褊其能容天下可知也衆猶洵洵必請汪翁推令甥光祿光祿小秩也豈謂王子明不稱職哉然而郎屬之情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吳

有所甚未曉也謂推子明光祿將以媚老先生也將以兔罪譴也生不得已又昌言喻之曰若推子明光祿將厚子明兄弟乎抑薄之乎將厚羅峰乎抑薄之乎凡吏部官成化宏治間十八年乃得參政正德嘉靖初年十三年僅得京任王子揚僅四年主事署郎陞右通政凡翰林非二十外不陞祭酒王子揚通郎署通政不五年陞祭酒非

特旨陞擢孰敢爲之故外人皆曰王子揚之陞之驟羅峰之力也茲言也豈子揚之福也哉亦豈吏部之福也哉亦豈羅峰之福也哉凡各部司務九年乃實授員外十二年乃陞知府叅議今子明僅八年若如衆叙遷則今未得郎

中若又驟陞光祿則人又曰王子明之陞之驟羅峰之力也茲言也豈子明之福也哉豈吏部之福也哉亦豈羅峰之福也哉如有讒人又搆飛語於上曰凡吏部推官皆阿內閣如王某者以十二年進士而陞祭酒卽今十二年進士陞一部官不得者翰林官二十年僅陞祭酒王某五年卽署驟陞祭酒謂內閣吏部不徇私不信也凡司務皆十餘年乃陞外任王某僅八年卽陞京堂謂吏部不徇私不信也此言流聞豈子明昆仲之福也哉又爲讒言曰子揚兄弟陞官皆舅氏之賜也子揚豈樂得此名也哉又讒言曰羅峰每爲天下乘至公不免徇其親二甥姪皆位京堂

文敏公全集

卷之六下

書

哭

非奉 特旨何以服天下羅峰豈願聞此名也哉又讒言曰吏部操人物衡鑑如此陞擢雖曰不阿誰則信也阿畏勢權以說取容吏部豈願聞此名也哉生縷縷昌言喻之郎屬之洵洵乃熄生又恐外人不諒汪翁之心疑有遷也不知汪翁之見光燭物表度包宇外澄撓不動體巽行權道濟天下而不失其正者也惟羅峰之真心生獨信之任天下之重秉天下之公毫髮無私焉者也曾謂爲一甥姪求福也哉外人以是喋喋適見其蔽且淺也敢詳述于門下願明言以釋外人之疑抑亦塞讒夫之口狂菲不罪

霍文敏公全集卷之七上

書

與張東瀛尙書

今早遼東事草次不得盡言姑呈大畧惟高明采焉廣寧遼陽軍士之變雖曰撫臣乖方也細審事由只云功役驟興也然已停止矣又差徭幫丁不免也亦已改正矣查馬軍田也亦已給軍矣惟云每軍栽樹二株所費亦復幾何每軍斂銀一分所取亦復幾何所云呂都御史具本奏各軍罪狀則遼陽人懼罪可也廣寧何罪乃亦懼耶若曰奏減軍糧一半則訛言虛誕激愚軍者也必有奸人鼓扇搖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一

惑致士卒紛起而怨而怒舉鎮軍皆變然後彼奸可逞而大得志也實考遼東屯田原額糧六十萬近年僅存二十五萬則三十五萬之糧之田皆入勢家奸人之橐可知也今又僅存十九萬有奇餘五萬皆捏稱無田虛糧逼軍士代賊則五萬之糧之田又入勢家奸人之橐可知也今將查究前田則奸人必懼不查前田則額糧日耗軍士於何仰給焉且勢家侵隱屯田之利乃逼貧軍賊糧爲政失平孰大於是呂都御史行事雖不可逆知必其蒞任之始卽案行合屬稽查屯田左右用事之人承望風旨或發欺隱之跡或陳清查之策奸人承機扇動曰養馬軍田舊例給

軍永業者也今亦勘丈隨屯田納糧矣由是馬軍皆懼乞免勘丈乞請不得遂羣呼爲變奸人懼發露屯田奸弊也故片詞不及屯田勘丈只云馬軍業田亦隨屯田納糧則事所由起決爲清查屯田可知也弊端灼灼可見者也今差大臣勘究奸人如懼罪狀發露則巧爲欺蔽承勘官吏皆彼中人也奸人羽翼也就與證曰誰實首謀不過撫拾虛文陷愚民丐卒數人於罪而止耳首惡罪魁隱處靜觀而竊笑曰朝中眞無人也如將究彼奸狀使不蔽覆奸人懼罪將又鼓扇愚卒嘯呼稱變則雖朝命大臣亦且任其旅拒爲其脅劫無可如何矣善後之策不可不深思也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一一

大臣此去如又辱命則綱維解紐列鎮效尤變故所伏有不勝其可虞者矣國勢重輕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不可不深思也竊謂請差大臣卽宜覆兵科奏疏開列鎮兵六罪皆宜究治奸人扇構之情必在勢家惟勢家巨惡巧於用術致愚軍交扇變自下起雖都御史亦陷其術中不及先覺耳今宜請聖旨榜文通諭各軍曰呂經行事乖方已擊問矣所興工役皆停止矣撥軍養馬之田亦照舊給撥矣幫軍人丁亦照舊豁免矣凡可以厚恤爾貧軍者皆無所吝惜矣惟欺隱屯田致勢家得利逼賊虛糧致貧軍受害則屯田之弊不可不查奸人鼓扇浮言恐誘愚軍相率

嘯呼窘辱大臣擅閉城門大好首惡不可不治凡清屯田將以利益爾貧軍治首惡以別白良善無俾爾貧軍枉陷於罪亦所以利益爾貧軍也爾善良軍士各安心無恐奸人大家欺隱屯田聽爾貧軍互相舉首如不肯首自有別策稽查只要清出勢家奸人欺隱之弊於爾貧軍不得擾害爾軍士慎無恐勘問首惡只求情真罪重數人奏

請議處不許牽扯駕誣平人不許枉誣貧軍凡軍士蠢愚一時不知事由隨衆嘯聚乃無知誤犯俱不究問爾貧軍各無恐勘問明白 朝廷自有處置勿聽奸人扇惑各安心守法保全身家如奸人懼罪鼓構愚軍旅拒大臣不伏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三

勘問是怙終稔惡宜誅討而不赦者也 特命戶部將遼

東官軍糧銀歲八十萬俱不給發貧軍無食自相仇怨自相攻擊自相攘奪勢家巨猾平日雖有巧術鼓煽愚軍抗拒朝廷至是亦徒自斃無以自保全矣然後命一大將出師數萬聲罪致討移文朝鮮出兵攻其東朶顏三衛之夷出兵攻其北我以大兵扼山海關制其南彼之粟布銀金妻妾子女不爲貧軍所攘則爲夷虜所掠無以自保全矣貧軍如慮曰戶部不給糧銀遂將無食暫可攘奪終亦餓死而已矣貧軍卽不聽奸人扇惑以旅拒 朝廷矣勢家奸人如慮曰 朝廷如遂聲罪致討貧軍攻我於內夷虜

承示賦役冊知所以勞心于吾民者至矣有等不肖以其厲已也亦胥爲詭言皆驛遞巡檢索贓不得散爲流言以惑衆聽鄉官無識者亦謾聽而和焉然公論自不可泯也如會新巡按亦以生言告之幸毋惑浮議將良法輕易改更爲奸人私利也五羊驛遞運所鄉官多放債取十倍之息今則利無於取矣亦怨謗一端也此間公論皆明其說不行惟驛遞銀廣郡原例米一石該銀二錢五分如不加倍剝民民亦悅矣所苦者夫頭爲民病耳今革去夫頭民已蒙無涯之賜矣復裁減太過每米一石徵銀七分是比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五

舊減三分踰二也減省太過恐後難繼鄙意通一郡計每

石徵銀二錢或一錢五分則於民亦寬甚矣惟小民米三

斗以下舊俱優免官吏監生視例遞免今十年一造黃冊

旋亦編造水夫民壯於編造時查舊例各款優免人員查

例優免亦所以塞怨望一端也否則彼卽囂囂曰隨糧帶

徵只利富室不利貧民思以沮良法矣巡檢弓兵一役編

銀七兩須雇打手乃得實用屬之兵備道考選其弊乃革

否則巡檢專召土人募役尅取工食之直爲己利也募役

者亦積年光棍只借弓兵名色苛擾鄉民名在巡司身在

市井盜寇橫行巡司若不聞坐此弊也冊書須各府翻刻

鄉民家有一帙借胥乃不罔民不盡不盡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書

六

凡家有一類借胥以不罔民不盡不盡

與鄧賁齋

得書知所以自守矣又知與鄭先生同此自守矣又知與鄭君同立小小師道之極矣亦慶吾鄉有人也亦慶白沙門下有人也亦慶賁齋同僚有人也今又選一人曰陳九鼎廣人也到日與君鼎立學門益有人矣語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賁齋必先行矣又曰言之不出恥躬不逮賁齋必逮諸躬矣又曰爲之難賁齋必知難矣又曰靜言庸違賁齋必不違矣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賁齋必有終矣人亦有言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謂自知也雖然人已一致未有已昭昭而人昏昏者也存諸心者惟己獨知措之事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七

固人人共知也不可不慎南都人士往來如織小有善惡朝動而夕布十日速達于北勿患有善此處不知也幸珍重珍重白沙門下實有光焉湛先生八月書謂生求改南及欲徑歸樵爲有鬱鬱蓋非知渭氏者也賁齋在北何常見生有毫髮窒礙處自旁人觀之自謂生行無不得矣生自知獨見則謂十分志願未能副一二分也古之大丈夫達可行諸天下而後行生今所行補塞罅漏之末而已謂真大有行非也與其小小自見孰若歸山成就初志猶足垂式百世不泯泯已也前與汪公共事雖不大行進善黜惡亦未嘗沮汪公蓋舍己從我者也 聖上有手札吏部

陞選內閣不許干與大學士只備顧問而已內閣近絕無
沮撓者也可以大有行矣然而未能必行者其機固難言
也生署印近四月部中宿弊革去十之三四如欲大整理
一番則部事肅清人才可以大振作天下可望致大治然
而未能卽行此機固難言也我將爲之人陰阻之今日行
之明日沮之無益事功徒取紛擾資庸人口實是故隱忍
再審幾兆如有可行卽大振作一番幾不可爲乞身以退
決不肯隨世竊祿同庸人老死利達之途無益家國天下
萬分之一也此區區定志也部中日行事經生手所裁酌
小革前弊者皆別錄一册名曰三月政紀待錄完奉覽或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八

有以見教也

萬代之一也此國疆安志也惟中日之事變至毛祖漢
夷不肯割地疆版同歸人亦派師教之設無益矣國天下
再審幾兆收育何計唯大禁朴一番幾不可爲乞身以退
之明日沮之無益事功徒取紛擾資庸人口實是故隱忍
而未論唯此機固難言也生署印近四月部中宿弊革去
一番則部事肅清人才可以大振作天下可望致大治然
而未能卽行此機固難言也我將爲之人陰阻之今日行
之明日沮之無益事功徒取紛擾資庸人口實是故隱忍
再審幾兆如有可行卽大振作一番幾不可爲乞身以退
決不肯隨世竊祿同庸人老死利達之途無益家國天下
萬分之一也此區區定志也部中日行事經生手所裁酌
小革前弊者皆別錄一册名曰三月政紀待錄完奉覽或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與方西樵閣老

生擬昨秋歸矣乃與南科小有言未得結絕繼而南道又有言以致今春尚未得告歸回首樵中之樂如在天上夢寐幾繞而未得至也南都積弊皆前輩流來俾區區以身櫻焉除是坭塑木偶乃能堪處而世之名人悉以垢舍爲得計宋人之言曰得罪人君猶有令名得罪言官詬辱不得脫屈八座九卿之體趨媚言官求免論劾而已矣依阿澆忍以無恥爲忠厚以喪心爲盛德居之不疑又復號於人曰是中道云是中道云嗚呼古之鄉原猶似忠信似廉潔今之人又下鄉原不知幾層乃猶竊衣冠儒學之譽非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九

世道之憂哉予寧身犯衆怒立此頽流砥柱庶幾天地正氣猶存已死之人心不致盡泯泯也是以累遭詆詰不惟不悔且安焉誠畏天命憫末俗不得已也惟視執事雲飛冥冥弋者不得望焉不及遠矣今秋必歸會間乃盡所云

與方西樵閣老
生擬昨秋歸矣乃與南科小有言未得結絕繼而南道又有言以致今春尚未得告歸回首樵中之樂如在天上夢寐幾繞而未得至也南都積弊皆前輩流來俾區區以身櫻焉除是坭塑木偶乃能堪處而世之名人悉以垢舍爲得計宋人之言曰得罪人君猶有令名得罪言官詬辱不得脫屈八座九卿之體趨媚言官求免論劾而已矣依阿澆忍以無恥爲忠厚以喪心爲盛德居之不疑又復號於人曰是中道云是中道云嗚呼古之鄉原猶似忠信似廉潔今之人又下鄉原不知幾層乃猶竊衣冠儒學之譽非

與方西樵閣老

與孫憲副性甫

承諭滿幅如面領教感甚感甚內云不親細事甚是甚是
區區亦未嘗屑屑惟細民苦告于道于堂不得不爲一處
分耳今世皆習熟宋人套子寧悖天子以鈞直名暗結
言官以苟免訾吠三二品大臣擁篲迎言官曲躬圓舌不
敢少悖恐恐然懼獲詆斥曰吾舍容也吾大度也克其邪
說曲行盡喪天下正氣盡滅後世公論然後已也然猶以
道學自待人亦以有養歸焉任世道之責者所憂也孔子
曰鄉原德之賊以若所爲求爲鄉原婢隸不可得顧曰道
學如是耶彼風盛行則生爲瑣瑣又爲尚辯爲尚氣固宜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十

也君子自立不求同於時姑俟後世耳如何如何

與于中丞

承教極知憂世之志非爲生出處區區小節云爾第生籌之熟矣今人雖身負大臣名位實不啻犬彘呼之食則搖尾食叱之去則垂尾奔如是人而可與有功於君於國豈可得也若竊位而貪者尤不在是列求與狐鼠爲伍狐鼠猶羞 聖主觀是輩情狀亦稔矣遂謂天下皆若人也爲人臣致 聖主藐盡天下士罪將誰諉古人有寧老死寧皇皇載質不遇者是何心歟自重所以重 聖朝不爲亦所以有爲也如何况彼人也醜跡盡彰謂生到卽不能容天獸窮反噬蠱蝎被迫則毒無不肆甚爲肘腋憂莫能爲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十一

謀生緩行奸朋且幸禍緩邪謀自弭否則適促之也此言切勿宣牙械甚毒可畏可畏是南向之心也豈恣然者哉執事素相亮故盡發底衷

與王太守儀

承教且惠感刻感刻蘇州困敝非執事力拯民愈不堪矣
恐執事不得久留繼後躅者不知如何也均糧之法固是
直截惟糧素輕如五升者驟加耗糧二斗五升恐彼不堪
巨爲胥謗後來法有變更耳不如就中分作三等九則將
六斗以上除實徵三斗作正糧餘三斗折金花三斗以上
全徵正糧不派金花仍量加耗五斗以上不派金流量加
耗一斗或一斗五升於三等之中量分九則以此酌量均
派其田果窪鹵別法踏勘的實另爲一等於最重糧全不
加耗仍徵三斗金花於中等不派金花仍量徵耗庶於輕
等不驟加重最重等不驟減輕用九則稱量之或人情不
甚拂忽可息法可久行也幸詳酌示教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三

與陸李兩方伯

得陸年兄手教知驛遞事宜及均平歲用皆有所不足生嘗與汪冢宰言矣恐減革太過賦官不厭饒嚼必生怨恨將議量增以塞貪者之慾汪公云法初立時必嚴後必漸寬所慮者今不嚴耳不患後不增不寬也勿輕啟其端生仍具書戴侍御勸之量增戴復書云已計一歲多編銀二千有奇矣生謂案牘間費銀一兩實費或倍蓰有矣戴侍御只據案牘計費不知有司供應上官實費也是其所不足也幸酌議焉如真不足量增額數使公私兩便勿因小不便併沮成法則地方幸利也今驛遞官取見面銀不得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三

尅減夫價不得巡檢取弓兵拜見銀不得鄉官革去轎夫欲取不得往日放債驛遞以獲十倍之息今取不得胥爲流言搖動成法或假曰驛遞親當小民有雞米皆得售今徵銀無所於售矣此奸說也凡水夫一役十數戶朋編克焉編銀十七兩拜見驛丞年計銀五兩驛吏銀二兩當按月夫一月銀七十餘兩皆夫頭啞口償焉不敢以愬今日親當則雞米皆售誰納其雞米爲之免銀歟又曰弓兵親當亦雞米皆售亦奸說也天下賦官爭趨廣東謂易取賄也弓兵初着役拜見銀已不可言矣誰納其雞米爲之免役歟惟愚民情難上達奸人假爲其說以惑上聽利在得

顯而已矣或奸人冒愚民姓名上訴前曾誤陶南川矣皆不可不察也地方賴利惟兩大賢不盡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四

不問不察也此大賢惟兩大賢不盡

顯而可矣或奸人冒愚民姓名上訴前曾誤陶南川矣皆

聞羅山計慰疏

不意羅翁竟捐館哀惻奈何奈何羅翁於生同心爲朝
廷平生議論未嘗苟合有事則力爭明辯蓋爲國也急
公義不得顧私自是宜如此外人不知生與翁心訝生與
翁有異同淺也今翁去世遺我孤立傷如之何已矣已矣
聞溫嘉之人炎涼易視凌侮翁家此生之責也生後死者
如不能保翁家族後日泉下何以見翁幸翁無介介凡鄉
人小大事幸盡告生宜代之處必不得罪翁鄉人亦不俾
鄉人無理凌翁家求兩平乃已無已則爲聞之 聖主請
聖斷生且願爲翁任罪不致翁後人失所也此生義所當
爲無所諱避未及馳奠先致疏慰可讀此疏于羅翁几前
我心之傷翁或知之諒之也不盡惻惻謹疏

涇野東

附錄

生平日以公爲可人也今此疏如此可謂阿私所好
不知人之甚矣

聖主聰明睿知足可追復堯舜乃公所歛祭禮二人掩蔽
行私引進匪人至今黃河以南大江以北僵尸數千
里賣子女不直百數錢危亂至此公不能上告

聖主乃欲黨一亡姦歸炎涼于鄉里良民此何故也然則

一二十年百姓無告受害非公而誰公多學有志一

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書

去

復呂涇野

生敬羅峰者謂其一心忠於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悚不懾明千古之謬伸 聖主大孝一也辯明大獄揀一家十數寃命破散蔽 主之奸黨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臣去位後卽進一萬有奇且革鎮守芟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部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與 內臣病故例蔭義男義姪家僮校尉三四十人羅峰削黜之盡五也風憲官皆知警戢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革戚畹濫恩十八侯伯七也門無私謁風清弊絕八也三黜奔歸行李惟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七

一二衣箱如寒儒卑官九也在位日只引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平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峰有此十善生是故敬之也羅峰壽生甚多摧生甚力皆意見不同爲異論所激之致生亦未嘗毫釐假借遇事爭形於色久則兩無後怨蓋羅峰久之知生無憾進之心生知羅峰只見偏度狹終無他也故兩無猜忌遇事則爭爭後釋然是生與羅峰相處之跡也今羅峰去世身後之憂非生任而誰任世人忌羅峰者皆私意耳非有

爲國真心鄉人頑薄又何足怪惟生終任之耳執事無爲流俗薄態可也

涇野得書乃曰

偶妄發言知罪過矣謹可謂受善者也輟再識

再與呂涇野

凡今之人附下罔上不足異獨賢者亦甘心焉予不知其何云羅峰在位無一念不忠 朝廷無一事不爲 國無釐髮私身家人爭晉焉設有人受 聖上寵視古今極矣無一念不欺 聖主無一事不誤 國無一動措不利身家人爭陰黨焉無他故也羅峰忠在 朝廷病在士大夫夫惡其病已雖有益於 國不知恤也有人欺 朝廷曲黨士大夫夫謂不病已雖彼誤 國利害於己未切士夫見已利未見彼禍也爭黨焉不謂爲非故曰今之人均之附下罔上也如何如何昨言未盡偶筆及此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六

慰張生中翰疏

不意尊翁卽謝世又遘怨仇弱齡嬰此毒如之何恐悚如
之何語云愛其人及其屋之烏尊翁忠在 帝室人有愛
君真心自愛敬翁推愛敬尊翁之心自不虐翁之孤賢姪
毋重感感也古者大無道之世莫甚於春秋之兵爭無君
之極莫大乎春秋之諸侯春秋諸侯猶不伐喪交兵聞喪
反兵行弔古道之遺也曾謂今之君子春秋諸侯不若乎
必不然也尊翁在殯如猶縱人凌翁之家則其人可知也
人誰不死顧差先後耳乘人之喪肆其威虐彼獨保不死
耶有却顧之慮者不然賢姪毋重感感也特差官齋九卿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九

及舊翰林祭禮走奠尊翁兼經紀翁家事可平處者幸與
鄉人平處可忍耐者善忍耐可饒讓者且饒讓寧暫食虧
勿過憤激退遜順時乃所以善體尊翁心也萬不得已開
具始末專人馳來我能善處如力不足會西樵老先生聯
名并力必不俾吾姪落人坎穽慎毋感感也餘付去人口
不盡不盡謹疏

向示論羅峰云云生竊以爲過矣羅峰者求之古人則不足律以今人則自成化至今未有其比今人守官非內有結納必外有依附內外皆無附結必貶躬曲禮阿嬖輭畏媚結言官保名譽譽語云寧忤天子不忤權臣不忤言官蓋謂忤天子可得直名忤權臣言官必遭詆斥宋人活套今人秘爲心法以附下罔上爲數學以欺世釣譽爲中庸今之所謂聞人也羅峰獨無此羅峰所以高出世人亦羅峰所由得罪于人也執事謂羅峰急報私仇摧折善類過矣羅峰纔脫褐卽登台席人誰與仇犯罪黜者皆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三

大禮大獄人耳彼自掇罪羅峰何仇焉爲 國任事自合爲 國任怨如顧身後仇讐 主上何賴羅峰過於任怨

心實忠 主謂報私仇過矣羅峰去位矣執事何不悉舉

黜賢布復舊列中外剡薦之士名可覆也豈皆羅峰摧折

者也又曰羅峰迎合 聖心竊謂執事之云亦過矣如曰

羅峰迎合羅峰去位何不矯正豈曰羅峰可迎他人不可

矯也何不以今人行事比並觀之也生於羅峰在時無阿

從過則矯焉外人謂交仇實不然羅峰沒後公論正須別

白俾人不迷執事主張公論國人視爲赤幟幸 珍重如

有異同無吝再教

昨談羅山事草草不盡所云執事云羅山事北方士夫所無生謂羅山買廢寺田三十六畝有道人林琰賣王有價今斷田別僧掌管原價不追天下有是法例耶張方山隱匿無稅田四十頃據法合沒官猶逼縣官爲灑稅于民有呂知縣景蒙申案是何理也羅山之家兩司給田一千二百畝爲飭理書院費猶曰朦朧承受斷給奸民張方山匿稅田四千畝獨不可沒官給貧民乎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士夫家有稅一頃影隱腴田十數頃甚則霸有稅腴田作無糧地將納糧地詐捏沙鹵暗移額賦役里甲代賊率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書

皆北方積弊若申明正法俱合履畝丈量沒官率互相欺隱大家蒙利小民蒙害獨曰羅山家事北方所無豈其然也豈其然也羅山承廢寺地基猶曰妨民然則北方士夫霸無糧地獨不妨民乎士夫書院有詭曰補王府祿糧盜用折糧銀六萬不請 旨侵欺軍需銀三萬山東泰山湖之衡和香錢江閩贓罰缺官柴薪之庫銀刮索無贏以供實不足案牘具在逼徙良民破家蕩殖妻子流離一徙不已而再徙怨聲徹天未聞一人曰病 國毒民者獨羅山承寺基卽曰妨民云妨民云可乎幸審思焉予非好訐人者爲公道不平不得已爾不盡不盡

與蔡鶴江少宗伯

司馬公陸子靜祀議皆係斯道大節人紀大倫吾兄不得諉曰不知付之默然陸學已送辯幸細閱可知若司馬公論人品則質直可稱於僚儉朴可法於鄉邦如斯而已矣論相業則不如韓魏公論學識則不如范文正公而於斯道則全未有聞何取而祀孔庭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也司馬公書赧王背秦秦攻周赧王頓首受罪右秦抑周冠履倒易建安二十五年十月曹丕篡漢廢獻帝爲山陽公司馬光削去建安年號書黃初元年於漢帝則削其年惟恐不速於魏丕則進其篡預書其年漢昭烈紹漢之統帝室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三

之胄名義甚正司馬公削去昭烈不得嗣漢諸葛亮伐魏書曰入寇右篡賊抑漢嗣絕正緒助逆臣是君臣大義萬世不易者也司馬公反逆君臣與賊爲翼於君臣之義何如也呂氏擅王諸呂武氏滅唐爲周牝雞晨鳴滔天烈罪萬世痛憤司馬公不正呂氏武氏妄肆侵陽之罪反紀其年俾列正統是婦女可當尊位也其於夫婦之義何如也自生民至于今無聞改稱父曰伯叔改稱叔曰父考司馬公劄議謂英宗宜稱仁宗爲考改稱其父爲伯變亂父子名實敦戾綱常爲萬世禍始其於父子之倫何如也三綱攸斁人道爲禽獸豈可推禽獸之教於孔庭此大義所在

百世不可泯生將再疏或禮部有議恐相窒礙姑俟禮部
議不明乃再舉如何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三

本朝不復知聖朝再舉

百世不可泯生將再疏或禮部有議恐相窒礙姑俟禮部
議不明乃再舉如何

奉違日遠祇有儲念何時得面領教爲慰近承手翰如面
教幸甚淺夫聞執事張皇六師之勢乃以爲訝何異井蛙
存 中國尊大之體自合如是矧亦實事會謂舉全盛中
國之力不能制南鄙小蠻也特自有中國之體不屑爾也
湛公論甚得宜幸審思焉曰天子討而不伐有征無戰得
駕馭小夷之體我可坐策其斃彼危不自安國內遣黎豈
無圖其後者自古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可
謂乘時膺命者也至惠帝高中宗真宗卽不競奸雄如曹
瞞如司馬昭劉裕至子卽絕安祿山朱溫不能保其身莫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書

登庸惡浮祿山朱溫篡逆二十年得保首領幸矣子孫可
能保乎不待智者知其不能也乃亟於與之 詔書頒之
正朔俾定僞位是何爲者也前日毛仇二公行生曰若問
順逆則黎爲順莫爲逆三尺童可辯若問莫肯投降否彼
則肯降又問肯納貢否彼則稽首歸貢遣二尺童持片紙
彼則順應如響不煩二公行而后定也何也莫自篡竊後
恒懼國人之討也恒賄通邊將爲之請 頒正朔恒汲汲
也彼竊位不奉 聖朝正朔猶逆賊也是故正朔急於乞
頒以定彼僞位非一日也二公今日之行爲之審曰孰順
孰逆國人則曰黎順莫逆三尺童子可知也若曰孰願納

貢黎莫皆曰胥願歸貞二公何以處之哉毛公不答生言
蓋將推擔子於撫臣如有錯誤他日可諉罪耳且中國所
以馭蠻夷以有紀綱有彝倫縱篡賊不誅又從佑之定其
僞位亂臣賊子焉攸懼夷戎焉攸瞻仰也往年羅峰柄事
邊臣已爲納信息求人貢矣求 頒正朔矣羅峰斥之彼
求無節乃怏怏及今彼時羅峰如肯容之入貢頒詔金寶
不知願入幾何惟羅峰固拒乃至今日莫氏者蓋汲汲也
今在與之 詔是彼也肯賄求不得今不求自致也非逆
賊望外之幸耶此事如不審思必貽笑外邦爲後日悔執
事幸審圖焉毋輕爲人承擔子俾逆賊得借幸爲 中國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五

名教羞也草草不盡所云

承示感感家中兄弟皆農人不識理小有勢便妄自恃妄作過惡此庸態也况親戚朋友又從諛牖幾何不自造罪畧納身其中也如吾奕倩恒示規言彼初雖或以爲病已久之自悟必深感德古人藥石實生我之說也去年吏部時政議內一段說廣東權橫之弊已謄數幅寄回俾兄弟粘之戶牖又送數幅于當路祝曰遇本家犯禁置之于理不知有司近行如何也蓋庸人無知遇勢則恃遇禍則悔遇懲則警恒得小懲以謹小惡福之大也如或無懲以自造禍雖悔何及吾奕倩恒示之規警彼或外雖不順內必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三六

自省爲益多矣感甚感甚如凡有聞無惜詳列俾寄回與作韋弦庶幾慎動以寡罪戾是奕倩錫之福而造之命也凡官大則惡大官大則禍大語云一代爲官三代爲丐謂官大作禍也又凡公子皆夭如梁厚翁五子今存者惟一人餘皆年不永陳夢祥憲副惟一子年不四十何都憲宗易兩子年皆不三十羅大叅一齋長子年僅二十楊大理慎軒長子年不三十陳方伯仲芳兩子年皆不三十何大叅汝玉僅一子年幾三十且絕嗣李方伯汝善僅一子僅四十豈天皆不佑公子哉非爲人父喪心保祿滅絕天理貽促後嗣則爲公子者憑恃貴勢作孽逆天自貽伊促又

不然則肥甘口實如豢豚犬日求克碩自促其命者也予嘗歷叙要官公子生年長短作公子傳以警教人今未就緒惟此論不可不使人人聞之也奕倩凡可以教吾兄弟子姪者無惜盡言實惠之福而永之命切望切望外又區區近事若與人較小節此意非奕倩可知今亦不可顯言只觀歷代史如李林甫如秦檜誤國之跡炳炳如也後世三尺童子所共曉者也何唐宋之朝無一人指其奸罪坐視兩奸誤人宗社不一啟齒救正之也豈唐宋士夫智不若童子哉深求其故可知也奕倩到都下深思當自得之難與衆人言也予恒恐官大爲子孫禍豈不欲解組爲山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三七

中樂而呶呶然處禍之叢然而機與勢亦惟奕倩思自得之難顯言也丈夫出處如神龍變化終非塵跡可滯耳奕倩久自知之未易竟言也蒙勸著書此中不如山中之靜亦於閑隙小著一二脫稿後請訂正幸甚別札詩文在他入則佳作也在奕倩非其至者且多衰世氣如風塵字面在杜子時則可今日用之則不可天聲散九州似忌諱語諸如此類小謹可也又學杜祗見局促不如學漢魏又不如學詩經與熙載書氣亦輕促及昨來書與順之書皆非漢人口氣衰促故也再加涵養使浩然正氣克滿胸中他日所作自別幸加之意出街赴人酒席草草復幸照

與湛甘泉

某拜手啟國子監公移事尊見如何前日人云皆司官後生爭氣逞辯非尊意也生日後生豈識古意不足與語湛先生寬和不肯立斷致後生紛紛斯禮也敝部職掌爲之定式則後生不噉啗矣乃略條數節謂是可以悟矣後生再查典故必無噉矣今得丹山帖及昨普惠寺中諸人之論全若未諭生日此皆俗夫烏足與議凡所謂古道非好古君子孰與語也生鄙性極不好苟且徇時以壞 聖朝規制者如科道官來謁生不送上馬與部官禮同人曰科道言官禮之自別生則曰官以秩叙如因言官而隆禮是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三

禮以權亂非守禮也科道官拜 表舊例尚書朝服遙茶生日彼爲禮來非爲私也朝服遙茶非禮也議革焉凡此皆生所執定不肯徇時者也如國子監劄付生亦行之二年矣今查會典無據生乃悟曰此 聖祖崇儒重道之意所以立萬世人極也古道不復久矣我 聖祖獨舉古禮於三代之上儒學千萬年之稀遇也敢不承乎乃議通行執事諒亦謂古道也必慨然渙然矣摧流俗而定之矣丹山之說乃復有疑豈尚有異同乎幸無惜示教

與嚴介溪尚書

前月生奏奸黨之說執事得無以爲駭乎生之言非爲陳
卽中亦非爲執事蓋隱匿 聖旨公文乃桂洲在部時於
陳卽中無干增減緊關情節亦桂洲張主於執事無能爲
也於陳卽中無能爲也生所以必劾陳卽中非爲陳卽中
也外人皆云 聖上大政皆委夏桂洲雖李叙菴拱手聽
命而已禮部行事不稟命桂洲不敢行如考選譯字生
舊制皆從各邊起送制馭戎狄 祖宗良有深意不取京
城及腹裏人克譯字生南禮部見有案籍誰敢變亂惟桂
洲納富民之賂遂頤指禮部從京內考選百二十人桂洲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得銀不知幾萬禮部爲之奉行遂甘惡名不敢噴氣又吏
部推舉官員不先稟桂洲皆遭挫抑天下大柄盡歸桂洲
矣此南都士夫之言也由是南科給事中爭倚桂洲爲冰
山抗慢 聖旨揚揚得志生日如此是不知有 聖主也
試劾陳楊兩卽中觀 聖斷可知也亦所以喚醒羣迷使
勿盡歸心效命於桂洲此則上疏主意也於執事無與於
陳卽中無與故今敢布其腹心

與嚴介溪尙書

承手書備見披歷肺腑生亦非區區較人短長但事干國體不免一言耳近日人來稱桂洲因區區言門庭清峻無復前日云云矣生曰審如是則國家福也生若再訐其短是生過也生在吏部三年未嘗一語攻桂洲羅峰與桂洲異同生猶調停解焚焉及劉府尹事露禮部僚屬盡發桂洲陰私生曰審如是烏可容焉遂盡言攻其惡蓋鄙性最淺直聞人言則欠含蓄不盡發不已也今聞盡改往轍生猶再攻其短則生過也前次渠毆生進本人在他人則以爲怪生則付之一笑而已生素不較小節往年與羅文敏公全集卷之七上書

三十

峰見山西樵共事謀議則生無不與峻秩則讓三公生素不欲居要地非以讓爲美也今桂洲云生以南官爲憾非知生者也如以美官爲心生居之久矣士各有志爲語桂洲如真盡忠皇室生不久審實卽致書謝生非匿怨者也惟高明亮焉

其誠長主學出主其吏道三平未嘗一語文非隱其詞也

無窮前日云云矣生曰審如是則國家福也生若再訐

國體不免一言耳近日人來稱桂洲因區區言門庭清峻

無復前日云云矣生曰審如是則國家福也生若再訐

與嚴介溪尙書

琉球事官生供需原貴部題行有案在儀制司不須南部查既來查不得不報恐外邦生到或乏供需或云候

命則失中國素定之體今特差吏齋文赴部幸卽覆請仍煩移文兵部起緊急 旨意公文關與該吏馳回乃不誤事萬一誤事請查題准月日是誰遲誤罪坐所由本部差去吏批有定限如過限卽本部吏之罪如無應付脚力彼不得回或公文送兵部泛付別人齋回以致遲誤本部查明奏 請定奪罪坐所由執事明以此意諭司官吏乃不捏故推誤此公事也諒高明亦已照察生瑣言如溷瀆不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七上

書

三

罪幸幸外周易齋 奏不至又不回以去年桂洲網籠之迹佐驗之必又桂洲門下人謀陷之也爲語桂洲邀截實封故殺二品衙門奏事人蒙蔽 聖主耳目皆大臣深忌亦大戮也幸細思焉只周易放回生不具 聞他人不察謂生乘機傾桂洲故不爲也如周易不回爲 國法不得已此時幸亮愚情

命頃大中國素定之體今特差吏齋文赴部幸卽覆請仍

查頭來查不掛不掛不掛不掛不掛不掛不掛不掛不掛不掛

查頭來查不掛不掛不掛不掛不掛不掛不掛不掛不掛不掛

霍文敏公全集卷之七上

